

「霸權穩定論」的過去與現在

柳惠千

提 要

自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關係和權力結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美國成為國際體系的唯一霸主，美國在近代國際政治結構中的權力優勢，是一種空前僅有的案例，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大國或聯盟體系能夠單獨與美國進行抗衡。一般認為由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不僅有利於和平，而且是持久、穩定的，另有學者稱為「美國治世」(Pax-Americana)，展現出一種「霸權國家」和「國際秩序」的因果關係。從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角度來看，歷經了半個世紀的起伏之後，我們的確看到了「霸權穩定論」演化的現象，這種演化不僅反映出美國國力在國際體系的權力平衡，理論的演化，也反映了相互依賴的國際社會與國家安全。

關鍵字：霸權穩定論、權力平衡、權力轉移、公共財、軟實力

前 言

自川普執政以來，美國先後退出事關全球經貿架構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涉及全球氣候變遷的《巴黎協定》，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萬國郵聯》、《伊朗核武協議》等國際建制，同時計劃退出《中程導彈條約》。¹川普一再強調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成為「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代名詞。美國一系列的「退群」行為，不僅讓傳統盟友英、法、德、日等國邦睦目結舌、手足無措；近期與

中國大陸引燃的貿易戰烽火、拒絕簽署《聯合國全球移民公約》、《七大工業國共同宣言》等舉動，更使國際政經秩序醞釀變化，間接促成中國大陸掌握晉身國際社會領導先機，冷戰時期後所形成的「一超多強」國際格局正在變化當中。²其實，商人個性的川普總統施政理念十分務實，他認為身為全球唯一霸權的美國過去訂定了許多規範，結果美國並沒有從這些規範中獲利，尤其在經濟逐步走弱的當下，美國基層民眾累積諸多不滿。過去政府該做而沒有做的事，他都要全面檢討，不管以前美國對外做過什麼承諾、相信什麼樣的價值理念，現在都要重新

1 鍾玉珏，〈不爽就退群 川普前科累累〉，《中國時報》，2018年10月22日，A14版。

2 鄒文豐，〈美退中進 世界霸權興替危機〉，《青年日報》，2018年07月13日，國際瞭望版。

予以考慮，一切都要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在這種「孤立主義」的理念主導下，美國可以拋棄過去所謂的領導責任與政治信用，過去所做建立的國際承諾、多邊體制、外交政治框架都可以推倒重來，一切都要以美國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至上，因此也要把自己手中的談判籌碼的作用發揮到極致，確保美國付出的更少、拿到的更多，這就是川普上臺後不斷改變國際慣例與遊戲規則的原因。³

自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關係和權力結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美國成為國際體系的唯一霸主，無論是從定量或是定性的分析角度，美國在近代國際政治結構中的權力優勢，是一種空前僅有的案例。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大國或聯盟體系能夠單獨與美國進行抗衡，因而導致了現代國際關係史上未曾有過的「單極時代」。美國擁有絕對優勢地位，打破冷戰時期國際體系領導地位爭奪的緊張局勢，國際社會呈現一種單極力量主導下的穩定與和平。⁴一般認為由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不僅有利於和平，而且是持久、穩定的，另有學者稱為「美國治世」(Pax-Americana)，展現出一種「霸權國家」和「國際秩序」的因果關係。⁵單極的霸權往往

呈現出一種孤傲的姿態，霸權國家的實力大到不能被抗衡的結構，而且能夠以實力優勢排除權力競爭的難題。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交替運用「新孤立主義」、「選擇性介入」與「支配性戰略」等優勢博弈策略實現其世界領導者的意志，然此一國際秩序近年來備受政治現實所挑戰。⁶

事實上，「霸權穩定論」的核心概念是國家利益，包含霸權國家和其他國家都能從國際制度中獲益。然而，川普總統卻是採取一種相對損失的概念，來衡量絕對利益的獲得。他認為在現有國際制度下，美國與其他國家一起合作獲利的雙贏政策，經常導致美國獲益較少，所以美國是相對損失的一方。如果推翻現有國際制度，雖然美國與其他國家可能出現雙輸的局面，但是其他國家的損失大於美國，美國就成為相對佔有優勢的一方。萬一不能建立對美國更為有利的遊戲規則，主動拋棄霸權地位提供「公共財」的吃虧角色，還是比勉強維護它更有利可圖。這樣的霸權操作思維與傳統「霸權穩定論」的主張多有矛盾，因為身為維持現狀的霸權國家有責任提供自由、開放、互惠與安全的穩定「公共財」並承擔其全部成本。既然是公共財，就必然會存在「白搭車」(free rider)

3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經濟全球化：貿易戰與國際秩序〉，《中國時報》，2018年08月31日，A8-A9版。

4 Hal Brands, "Making the Unipolar Moment: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ise of the Post-Cold War Ord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5, 2016,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making-the-unipolar-moment-us-foreign-policy-the-rise-the-17926> (accessed Dec 12, 2018)

5 「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原文源自拉丁文Pax Romana。解釋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太平盛世。2002年小布希政府公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內容，明確出現「美國治世」的說法，展現了布希政府以單極主義為核心的霸權國家戰略，強調美國有責任維護世界和平。

6 曾怡仁，《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臺北：三民書局，2013年)，頁20。

現象，霸權國家為使自己建立的國際體系擴展到全球，就不能不以承擔成本費用的形式來作出自我犧牲。⁷這既是霸權國恪守自由主義價值觀念的體現，也是取得主要大國對其正統性的認同，並形成共同利益所必須的。然而，如今的川普團隊完全無視於美國作為今唯一霸權的現實，美國霸權變得愈來愈不穩定，這是川普就職以來引起普遍性焦慮的原因，川普團隊若要恢復美國光榮的可行之道，應該要將維護世界經濟秩序的責任，擺在美國短期的國家利益之前。⁸為了瞭解「霸權穩定論」的精神價值與時代適用性，我們必須熟悉霸權的定義與存在的意義，更須瞭解理論擴展與演化的過程。

霸權的定義

歷年來國際關係學者對於「霸權」的定義豐富而多元論。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霸權是在國際關係中以實力操縱或控制別國的行為。⁹《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一書的作者沃倫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霸權指一國能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的規則和願望施加於世界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甚至文化領

域。」¹⁰東方與西方世界對於霸權的看法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別，在中國人眼中，霸權首先是一種行為，一種主觀決定的政策，而不是指一種客觀態勢，於是有「稱霸」之說。霸權一詞隱含強烈的貶義，讓人聯想坐地稱王、專橫霸道、恃強凌弱等等負面的印象。西方人認為，霸權就是一種地位、能力與權力的結合。英文Hegemony源於古希臘語，是一個比較深奧的名詞，它是指某個國家、國家集團或政權所處的超群的優勢地位或能力，而不是指一種行為或政策。¹¹針對「霸權主義」(Hegemonism)的解釋，在一般英文詞典中只有簡單的說明，它是一種霸權的思想、主張及其政策或行為，很難具體意會與描述「橫行霸道」的程度，所以西方學術專書也很少使用「霸權主義」這個概念。所謂的「霸權國家」或「霸主」，也都是一個中性詞，係指有能力確保管理國家關係的原則，並願意這樣做的國家。¹²

2001年美國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在其著作《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中談到：「霸權是俄羅斯、中國大陸、中東、法國和一些其他國家的政治領導人不時使用的一種責罵

7 Robert Gilpin,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Spring, 1988, pp.591-613.

8 張汝松、張汝翼，〈霸權穩定論評析〉，《中國鄭州市委黨校學報》，第一期，總第91期，(2008年)頁94-95。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6版，頁21。

10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8.

11 John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0-41.

12 王緝思，〈美國霸權的邏輯〉，《美國研究》，第17期第3卷，秋季號，(2003年)，頁28-40。

用詞。」在美國的軟實力影響較大的國家裡，這個詞不經常使用，使用中也沒有那麼多的貶義。如果霸權意味著有能力強行制訂或者是至少支配國際關係中所使用的規則和安排的話，那麼今天的超級強權-美國都很難說是霸主。如果保守的把霸權界定為一個國家比其他國家擁有更多的資源及能力的一種局面，那麼它僅僅表示美國在某些方面的優勢，而並非一定表示支配和控制。」奈伊所定義的「霸權」不一定是貶義之詞，他也把霸權描述為一種能力或地位，而不是一種願望或政策。¹³

2007年約瑟夫·喬飛(Josef Joffe)在其所撰《美國的帝國誘惑》一書中，對於霸權的定義亦有不同的解讀，並且直言古羅馬帝國與當今的美國就是「霸權」的代表，因為他們能獨自抵抗所有單一或是聯盟型態的挑戰者。其次，它能享有相對的權力優勢。¹⁴基歐漢(Robert Keohane)認為「霸權」是指：「一個國家擁有足夠的能力，而且有意願去維繫規範國家之間的規則。」¹⁵高德斯坦(Joshua

S. Goldstein)則認為「霸權」是指位居領導世界地位的國家，擁有經濟與軍事上主導的優勢，能夠影響與形塑國際關係的規則。¹⁶基爾平(Robert Gilpin)視「霸權」為國際經濟、政治、科技等領域擁有控制與支配能力的單一強國，此為相對性的控制，在歷史上並無任何國家能達成完全支配國際體系的境界。¹⁷所以，「霸權」必需具備的幾種特質分別為：擁有經濟與軍事上的優勢；必須為一自由主義的國家，如此才能展現出意願；霸權國需與主要國家間產生共同利益；透過體系的建立來維繫長期的利益；必須具有犧牲短利益以換取長期的獲益；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¹⁸在後冷戰時期，文化、意識型態與價值觀等柔性權力的指標，成為霸權強化維繫其所建立制度的認同方式，不僅可以減少其支付政治、經濟與軍事影響力的成本，更可藉由柔性權力的運作，深化其影響力，這也是「柔性霸權」概念的重要論述。¹⁹

「霸權穩定論」的演化

- 13 Joseph S. Nye, Jr. Reviewed by G. John Ikenberry,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2 Issu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capsule-review/2002-03-01/paradox-american-power-why-worlds-only-superpower-cant-go-it-alone> (accessed 10 Feb, 2018).
- 14 約瑟夫·喬飛(Josef Joffe)，《美國的帝國誘惑 Uberpower：The Imperial Temptation of America》蔡東傑譯，(臺北：博雅書屋，2011年)。
- 15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ongman, 2001), p.38.
- 16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12.
- 17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8.
- 18 鄭保國，《美國霸權探析》，(臺北：秀威資訊出版社，2009年)，頁4-5。
- 19 王啟明，〈國際建制與霸權體系的維繫：以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分析〉，《亞太研究通訊》，第8期，(2010年)，頁143。

源於1930年代針對經濟大蕭條的研究，因為沒有一個大國有能力或願意承擔制止危機的責任，也無人願意充當阻止金融危機蔓延的最後借貸者的角色。因此學者們認為世界經濟必須有一個「穩定者」(Stabilizer)，它的責任在於將剩餘的產品提供一個市場，確保資本流向需要的借方。²⁰即使是在兩極體系下，「霸權穩定論」一直扮演著冷戰期間國際經濟、政治與安全「穩定者」的催生角色。冷戰結束後，世界毫無疑問地進入單級霸權的格局，無論是阻止伊拉克併吞科威特，或是因反恐策略而攻打伊拉克與阿富汗，都可以從霸權穩定論本身的「演化」，瞭解到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中的領導地位。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霸權穩定問題與國際政治經濟的研究緊密相關，一個霸權國的存在是確保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穩定運行，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得以建立的前提條件。²¹從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角度來看，歷經了半個世紀的起伏之後，我們的確看到了「霸權穩定論」演化的現象，這種演化不僅反映出美國國力在國際體系的權力平衡，理論的演化，也反映了相互依賴的

國際社會與國家安全。因此，瞭解「霸權穩定論」的來龍去脈，對於瞭解國際形勢的變化，和霸權形成的本質，具有重要的意義。²²

一、以國際經濟為主的霸權穩定論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自由派經濟學家查理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先驅，也是霸權穩定論在學術研究上的起源者。金氏在1973年出版《蕭條中的世界：1929-1939》(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乙書，強調維持一個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需要一方可以依靠的政治領導力。²³金氏既是經濟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因此提出一個不同於當時主流經濟學理論對大蕭條的解釋。金氏認為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之所以影響深遠，實因當時英國霸權已經衰落而美國處於上升時期，大英帝國沒有能力、美國又不願意履行穩定國際經濟體系與提供公共財的職能，從而導致國際經濟體系的急劇動盪。²⁴因為當時出現國際領導權青黃不接，美國沒有意願承接英國衰落留下的領導真空，最終形成所謂「金德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的歷史教訓。²⁵金德伯格的重要結論就是國際體系必須有一個「穩定

20 任東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霸權穩定理論〉，《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6期，頁56。

21 Stephen D. Krasner and Michael C. Webb,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2, Special Issue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1989), pp.183-198.

22 鐘飛騰，〈霸權穩定論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2010年)，頁109-110。

23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1986).金德爾伯格在序言中表示他親身經歷了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從1960年代末期就開始著手該書的撰寫工作。

24 ibid., p.289.

25 Joseph S. Nye, Jr. "The Kindleberger Trap", 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 -Foreign Policy, Mar 01, 2017, <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the-kindleberger-trap> (accessed 27 Feb, 2018)

者」，而且只能有一個，這個穩定者就是霸權國家。因此，金氏導入了政治學中的「領導」概念和「公共財」原理，主張國際經濟的穩定與發展，需要一個「穩定者」供良好的貿易與安全的金融環境。「穩定者」的定位不是去「宰制」(dominance)，而是強調其「領導」(leadership)的特質。做為國際經濟秩序的領導者來說，霸權表示有能力對其他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提供公共財的服務，包括各種國際制度、建制的設立、規範的管理與維繫，以及各國之間的溝通、協調與談判等。同時也包括提供開放的國際貿易市場、充足的資金援助流通以及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等；另一方面，霸權國必須有意願也同時有責任來協助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與發展，而不是以唯利是圖的心態去開發其他國家或世界的資源。²⁶

金氏在書中極少使用「霸權」一詞，他更偏好以「領導權」來闡述自己的理念。領導權本質上蘊含著擁有追隨者的概念，採取的手段並非依憑武力的威脅，也不是單純的利益剝削。²⁷領導國的工作是一種責任，這種

工作包含在危機時為剩餘的產品提供市場，保證資本流向可能的借方，在金融危機銀行倒閉的關頭，扮演重新啟動金融的最終借貸者的角色。在平時還須維持國際匯率結構穩定，並且協調各國的政策，說服其他國家共同參與國際行動，帶領其他國家朝向開放的貿易市場和穩定的金融秩序，這些責任就是所謂的「公共財」(public goods)。²⁸金氏將這一概念運用到國際經濟學當中，並且把世界經濟的穩定視為全球公共財。一個社會的公共財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但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只有大國才有能力提供國際上的公共財。²⁹此時的霸權穩定論所要探討的核心概念，是強調美國身為霸權國家的存在，對於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是必要的，這也反映在美國的國家戰略上，維持一個自由的國際秩序，成為美國的決策者努力不懈的方向。³⁰

二、以政治安全為主的霸權穩定論

1970年代末期，「霸權穩定論」逐漸被運用在國際政治與安全的領域。金德伯格的經濟觀點提出後不久，立即引起對國際政治學者的興趣與共鳴。他們將理論有系統的應

26 宋學文、陳亮智，〈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之影響：一個「霸權穩定論」演化的分析觀點〉，《東吳政治學報》，第二十九卷第三期，(2011)，頁10。

27 K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p.242-54.

28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88.

29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Selections from (1776), "Private Profit, Public Good" Notes on Ball & Dagger reader, <http://www.d.umn.edu/~schilton/1610/Readings/1610.B+DReader.Smith.html> (accessed 27 Jan, 2017)

30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887-1934," *World Politics* 35,(July 1983), p.17-43.

用在複雜的政治議題上，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學者是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他在1975年出版《美國霸權與多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主張經濟與政治交互作用才是現代的國際關係主要的動力，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有如財富與權力的關係。³¹吉爾平以現實主義與國家中心論的觀點，修正並補充了金德伯格的「領導權」論述。另以霸權取代領導權，強調霸權考量首重國家自身的利益，霸權不但追求經濟利益，也追求政治利益。吉爾平雖然承襲金德伯格，認為世界經濟秩序需要一個強權國家來維繫，但是比較重視霸權國家的政治權力，以及因權力帶來的國家利益。³²

吉爾平從國家利益來說明霸權國家的領導權，當各國都能從國際經濟體制中獲益時，霸權國家獲益必然會更多。³³金德伯格以國家經濟實力衡量國家的地位，吉爾平則是使用政治影響力、軍事實力和生產效率作為評估的指標。前者傳達國家影響國際經濟的力量；後者凸顯國家利益與國際經濟的密切關係。吉爾平認為沒有霸權就沒有自由經濟的繁榮和發展，霸權的存在使得全球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充分發揮作用。因此，他認為

發展自由經濟市場必須具備三項條件，即是「霸權」、「自由意識」和「共同利益」。³⁴沒有霸權國家的存在，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無法有秩序的運轉。但是，即便有了霸主國家，自由市場經濟也未必能順利運轉，因為還涉及到霸權國家的價值取向，與是否具有「自由意識」形態。所以，霸權國家本身必須恪遵自由主義的價值觀，霸權國家的目標必須有利於國際秩序。「共同利益」是霸權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主要連結，霸權國家的經濟起伏直接影響全球經濟的運轉，利用這種影響力建立國際上的規範與標準，其它主要國家在市場發展中感到興趣並從中獲益，霸權國家可以採取鼓吹及誘導的方式，但是不可能強迫其它國家無條件順服遵從，這種共同利益形成的關鍵還是在於霸權國家的實力。³⁵

另一個重要的主張的霸權必然走向衰退。吉爾平認為從市場機制的角度分析，霸權是建立在霸主國擁有強大的經濟、軍事和科技實力，但是衡量一國經濟科技實力的標準，既不在現有的生產能力或對某種技術的壟斷，也不在資源上的自給自足，而是在該國經濟自我改造和對全球經濟變化的適應能力，這種創新和適應能力是很難長時間維

31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5).

32 曾怡仁，〈試論金德伯格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思想〉，《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11年，第7卷，第2期，頁145。

33 任東來，〈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霸權穩定理論〉，《戰略與管理》第6期，(1995年)。

34 羅伯特·基歐漢，《權力與相互依賴》，門洪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02年)，頁25-31。

35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86.

持不墜的。經濟影響力在國際社會是一種動態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必然要求政治權力的再分配，傳統的經濟大國不斷面臨後起者的挑戰，往往最終走向衝突與戰爭。再者，霸權必衰的原因還包括霸權國家有責任支付提供公共財的成本，在保護自由經濟體制而付出的成本支出的過程中，造成霸權國家在經濟上逐漸無力負擔，最後迫不得已放棄霸主地位。除此之外，「白搭車者」的存在，也大幅削弱了霸權國家的實力，更令霸權國家感到無耐和失望，最後失去了為國際社會提供自由經濟體制的意願和動力。³⁶

三、以國際合作為主的霸權穩定論

19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在《霸權穩定論與國際經濟體制的變化，1967-1977》一書中，採用實例舉證的研究方法進行「霸權穩定論」的檢驗。³⁷從60至70年代的國際貿易、貨幣和石油產銷三項國際經濟活動切入，研究美國霸權的消長變遷趨勢。基歐漢認為由單一國家主宰的權力結構，最有利於國際體制的發展，體制的運行規範也比較明確而且容易遵循。但是他在研究中也同時發現，無論是從國際石油領域、國際貨幣領域與自由

貿易領域的各種實例中，影響國際政治經濟的原因，遠比簡單的霸權國家是否衰落來得複雜許多。基歐漢否定霸權的衰落一定會造成國際經濟秩序失序。隨後，基歐漢出版《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鬥爭》(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一書，提出所謂的「霸權後合作理論」(the Theory of Cooperation after Hegemony)，又稱為「後霸權理論」(Post-hegemonic theory)，試圖從國際經濟體制的變化中，尋找出新的理論起點。³⁸理論的核心闡述霸權國家透過多國合作形成國際制度，進而維持國際秩序，即是「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藉由整合相關國家的多邊合作，建構議題的規範與程式，降低不確定性，並且以國際建制取代單一霸權。³⁹

基歐漢認為一旦「國際建制」形成之後，霸權國家即使衰弱也不會影響到國際秩序，大國可以在沒有霸權的情況下進行經濟合作。「國際建制」在創設之初時，必須由一個具有壓倒優勢的霸權國家進行領導，當國際制度運作成熟之後，不但其維持成本大幅降低，而且在國際制度下的各種協調機制

36 樊勇明，《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版，頁211。

37 Robert O. Keohane, 1980.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R. Holsti,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p.131-162.

38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th a New preface by the author edition), March, 2005, pp.110-120.

39 蘇長和，〈解讀《霸權之後》－基歐漢與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美國研究》2001年第1期，<http://www.hibooks.cn/licai/bkview.asp?bkid=241254&cid=728499> (accessed Jan 27, 2018)

可以達到監管的功能。雖然從理論脈絡上來看，霸權穩定論的責任分擔，與霸權後合作理論的相互依存，兩者有一定程度的差異；前者是霸權國家確立和維持國際秩序，後者是各主要國家合作維持國際秩序，但是其論證基礎卻都是對成本的分析。這樣的理論邏輯為霸權穩定論提供了一種以權力為基礎的國際合作觀。基歐漢對霸權穩定論的其他基本觀念並無太大的異議，他以「國際機制」的關鍵概念，說明霸權後合作的現實性。⁴⁰

四、以自由主義為主的霸權穩定論

繼十八世紀以前的神權與君權時代之後，以自由、民主、平等、個人價值、理性觀念與進步動機為基礎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逐漸成為人類社會的政治思維。二戰後在美國霸權下的國際秩序，就是依西方國家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打造成而成，確保了和平與繁榮的國際「公共財」的持續供給。在世界其他缺乏自由主義的角落，因為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多邊的安全體系與緊密的共同利益，明顯呈現出較多的地區衝突、貧窮與混亂。綜觀傳統的霸權穩定理

論，大多強調霸權國家所提供與支配的利益因素。直到90年代美國學者約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提出針對霸權穩定之演化現象，才在非物質因素上有更明確的描述與觀察。主張以「自由主義霸權」(Liberalism Hegemony)的面向，強調民主、自由等非物質的因素，以便解釋美國霸權的特殊性，以及美國如何創造以它為中心的國際政治、安全、與經濟秩序。⁴¹

「自由主義霸權」藉由多邊的協議對美國進行約束，由於霸權國所創造出來的國際秩序會吸引其他國家的跟隨，進而化解可能對美國霸權進行制衡的力量。⁴²戰後西方自由民主秩序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源於美國建立戰後秩序時所刻意追求的霸權領導與國際建制。藉由經濟開放、政治互惠和多邊管理的制度，確保體系內的所有國家均可從制度中獲得利益，進而使美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合法性和持久性。⁴³艾肯伯里最具影響力的學術著作是《大戰勝利之後：制度、戰略約束與戰後秩序重建》⁴⁴與《自由主義利維坦：美國世界秩序的起源、

40 宋學文、陳亮智，〈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之影響：一個「霸權穩定論」演化的分析觀點〉，《東吳政治學報》第二十九卷，第三期，2011年，頁25-26。

41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3-145.

42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3,(1998), pp.43-78.

43 G. John Ikenberry, "Strategic reactions to American preeminenc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unipolarity",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03), p.114.

44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危機和轉型》。⁴⁵他的國際秩序思想是以自由主義為理論核心，並優先考慮制度在國際政治中的運用。這種國際自由主義承認民主價值的普遍性，並且透過建立國際法、國際組織、經濟互賴等多邊途徑傳播和維護這些價值。⁴⁶身為自由主義霸權的美國，雖然標誌著「自由」、「民主」、「人權」及「制度化」四項特質，但它也並非是完全的自由主義國家，而是兼具務實與現實主義之國家利益考量的自由霸權。事實上，後冷戰時期美國霸權所關心的議題不再單純地以政治外交或軍事安全為重，它逐漸演化成為一個高度關切民主自由與人權保障的國家，也重視國際經貿互賴等自由主義的信念與價值。⁴⁷美國在「權力平衡」、「經濟互賴」、與「自由民主」之間，努力尋求一個既能滿足美國國家利益，而且符合自由主義精神的「綜合安全觀」。⁴⁸然而，正是因為美國自由霸權無法完全擺脫「現實主義」的元素，其在海外所進行的干預行動也引起不少國際爭論與抨擊。⁴⁹

五、以軟實力為主的霸權穩定論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向來獨領風騷的

「現實主義」(Realism)強調國家的「硬實力」，也就是軍事及經濟的力量，以及理性冷靜的決策方式。然而理論演變至今，已不再是冰冷的國家關係，而是穿透國界、頻密交流的人際互動關係。曾經擔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著有《美國霸權的矛盾》(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一書，針對全球化時代下的權力分佈，提出獨特的「三維棋局」模式。位居最高層的「軍事權力」屬於權力最為集中的單極現象；而中層的「經濟權力」則呈現有限的多級格局；最下層屬於「軟實力」(soft power)的層面，具有跨領域、跨國界，且最不為政府所控制的分權特徵。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權力就是國力的展現，前兩者雖可視為國家「硬實力」的指標，但「跨國關係」則有賴「軟實力」。「硬實力」泛指傳統軍事武力、經濟力量與外交強權之談判交涉能力，屬於實際操作運用的力量，也是一種威脅的手段。而「軟實力」則是藉由文化及意識型態而產生的吸引力，透過吸引力而非強迫手段，使之與自己的偏好和利益趨於一致

45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46 楊衛東，〈約翰·伊肯伯里國際秩序思想及其評析〉，《國際論壇》，2016年，第20163期，頁48-53。

47 Owen, John M. IV. 2002. "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Primacy; or Benigni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in Ikenberry G. John " 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239-259.

48 David A.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23, 1997, pp.5-26.

49 宋學文，〈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問題與研究》，2004，第43卷第2期，頁171-196。

的能力。⁵⁰緊接著奈伊教授在2004年出版《軟實力》(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針對柔性國力進行更完整的闡述。⁵¹奈伊認為在全球資訊時代下，單靠傳統軍事力與經濟力已無從領導世界，美國必須重新回到她所相信的價值、信仰、政策等，並持續以身作則，始能獲得他國的信賴與學習模仿。事實上，「軟實力」內涵在社會科學領域並非首創，然而，將其系統運用於國際關係領域者，奈伊卻是創新第一人。⁵²

由於霸權在國際關係體系擁有優勢的權力，故「柔性霸權」在字義上似乎有些矛盾，但它的影響力卻不輸給傳統硬實力的表現，甚至於有過之而無不及。柔性霸權具有幾個相互關聯的特點，就是「柔性」、「隱性」和「正當性」。從「柔性」來看，軟實力依靠的是吸引力和影響力，例如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不是採用強制力或者是暴力。從「隱性」來看，傳統上剛性霸權往往顯而易見，柔性霸權則難以識別。柔性霸權不追求一時的效果，而是長時間地慢慢滲透；不是突然地外在地改變對方，而是潛移

默化地施加深入的影響。⁵³從「正當性」來看，柔性霸權看起來都是合理合法的。例如民主、自由、人權都是人類的美好追求。科技創新以智慧財產權的面目出現，更顯其合法與正當性。然而，霸權國家實際上卻總是控制和主導著這些國際機構、國際條約，其本身隱含著西方的柔性霸權。歸根到底，柔性霸權的運用就是為了實現國家利益。⁵⁴

傳統的軍事手段和經濟資源已經不足以解釋當今全球發展的各種現象，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軍事等硬實力迅速發展時，周邊國家往往也會自然產生防範或是效仿的心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進行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不但源自於美國的對歐政策，更源自於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所以經濟實力有時除了以制裁和外交做為硬實力的一面，有時還能成為吸引力的來源，所以硬實力有時也能成為軟實力的工具之一。⁵⁵

結語

「霸權穩定論」經過多年的演化，儘管如今理論已經不再是推動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動力，但是眾多參與「霸權穩定論」

50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67-90.

51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April 27, 2005, pp.44-46.

52 約瑟夫·奈伊，《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蔡東傑譯，(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2年)，頁44-47。

53 Joseph S. Nye,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Th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4) Issu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04-05-01/decline-americas-soft-power>(accessed Dec 14, 2018).

54 倪峰，〈軟硬兼施的霸權——看美國霸權政策中軟力量的應用〉，《中國改革報》，1999年6月3日，頁39-45。

55 "The other Marshall Plan", *The Economist*, Jun 5th, (1997),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1997/06/05/the-other-marshall-plan>, (accessed Dec 14, 2018).

辯論的學者都主張政治與經濟無法切割的共識。回顧二十世紀的歷史，美國曾經遭受過不少挑戰，包括德國、日本、蘇聯等國家一度擊敗美國的野心，今日崛起的中國大陸當然也不例外。但事實也證明，美國至今依然是世界唯一超強。

無可諱言，目前美國的霸權地位確實是在衰退中。但是，「霸權穩定論」也支持霸權終究會走向衰退之路，歷史上霸權的衰退也不罕見，而且美國在八〇年代也曾經面臨嚴重的衰退危機，但是當時的美國總統並沒有因此走向「孤立主義」的老路，而是努力推動金融的自由與科技的創新，進而重新佔

回美國的霸權地位。目前美國霸權的危機，並非單純出於美國絕對國力的衰退，更關鍵的是領袖缺乏領導霸權的遠見與勇氣。衷心希望美國當今的川普團隊能夠借鑑歷史，向國際社會發出正確的訊息，才能消弭美國霸權不穩定的焦慮，在復興國際經濟與美國領導的過程中，讓美國再度偉大。

作者簡介

柳惠千先生，空軍官校77年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UH-60M救護直升機 (照片提供：葉秀斌)